

革命故事



难忘的日子

高朗亭著

难忘的 日子

高 朗 亭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本集子共收五篇革命回忆录，都是描写一九三三年前后，中国工农紅軍陝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的。作者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，当年曾亲身参加了陝甘游击队的战斗，根据自身的经历，写下了这些真实生动的革命斗争故事。从这里可以读到，这支游击队在和地主武装，白军的战斗中，在肃清内部敌人的斗争中，经历了多少艰苦，才逐渐成长壮大起来；同时也可以看到游击队和群众的血肉关連。

革 命 故 事

难 忘 的 日 子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1263 字数 33,000 开本 787×1092 纸¹/₃₂ 印张 1⁷/₈ 插页 3

1963年4月北京第1版 196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0,000 册

定 价 (2) 0.16 元

目 次

怀特姆.....	1
永平鎮的一天.....	13
奔袭新堡寨.....	24
难忘的日子.....	32
曹老表.....	49

怀 泞 湾

1932年1月，刚刚建立起来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在横山伏击失败后，弄得手无寸铁，只剩下刘善忠、高文清、杨秉权和高明镜四个人。这几个青年游击队员在一个小沙塬坐着纳闷。

“在延安有我的熟人，咱们都到那里当兵去，这里的情形，他们不会知道。咱们可以寻机策动兵变，带一些枪支出来再干。……”高文清首先打破了沉寂。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刘善忠就表示同意了。于是你一言，我一语的，就讨论起来，最后决定下延安当兵去。

“路费呢？”刘善忠提出这个问题来，高明镜摸出了身上仅有的一块钱给大家看。杨秉权说：“不够啊！咱们还得想办法。”

“现在已是旧历二月初三，赶咱们到下边，天气就暖了。我这件袍子，就用不着了。能够卖它三四块钱，还可凑合一下。”杨秉权说着，笑开了那张大嘴，低下头，用手提起自己的袍襟，直瞅着同志们等待着回答。

大家沉默了两三分钟，刘善忠抬起头来说：“就这样吧，到了那里再说那里的话，党培养了咱们几年，没有搞

起游击队，也就够惭愧了。我不相信钱少还会饿死咱们！走吧！”

二月七日下午，他们四人到达了怀淳湾，这里住着丘树玟率领的一队民团。他们找了个饭馆小店，就歇下来，简单的吃了些便饭，在屋里坐着闲谈。

“客人们吃好了么？”约有四十岁左右高个子的店家，走进来打了招呼。虽然是店家常谈的一句例话，但他却讲的十分亲切。刘善忠同志站起来招呼着店家坐下。店家两手捧着烟袋，让着大家吸烟。

“掌柜的生意好吗？”高明锐开始和他拉话。

“哎！好什么！去年赚的钱只愿住嘴，连穿的都愿不住。”他用右手很不自然的抹了抹那黑生生的八字髭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现在的生意不是很好做吗？”

“生意倒有，可是害债^①太重了，去年结账赚了四十多块钱，光款子就出了二十八九块！”

“今年呢？”

“派款子的条子还没有下来哩，团总和绅士们在裴家湾赖了几天了，大约快摊开了。”

“今年也许要少出一些吧？”

“哪里！这好几年总是一年比一年多，今年怎能少出

① 害债，指当时的捐款。

呢？”

“你家里有几口人吃饭？种多少地？”

“种地？自己只有一两垧，不够种，租财主家的地，租子太大。一年打下来的粮食，不够主家的。缴了租，又没有自己吃的啦。这小饭馆害仗又重，家里的地还要出钱粮。听说今年每垧钱粮要摊五十多块钱哩，你看这光景有什么办法过哩！”他打着火，很用劲的吸了几口烟。“遛刻的时世不能行了，你看财主家放债，那利钱大的过余着哩。我年时死了驹，又买了一个，自己钱不够，借了财主家的十块钱，每月要八分利，这二月出去就半年啦，光利钱也堆下四五块，一年下来本利可满就是二十块！”

“这利息真重啊……”刘善忠叹息着插了话。高明锐、杨秉权和高文清听着店家的叙述，都在沉思着。

“这还不算，”店家没等刘善忠说完，便又接着说：“去年四月里，一次就给我派下十五块维持费，逼得我没办法，丘团总的团丁，来催款，就要绑我，我稍微迟慢了一下，一个姓丘的团丁就打了我一枪头。没办法，两个带枪的团丁，跟着我到财主家借了十二块钱，连我的手都没到，就给人家拿去了。后来立约，二财主便要一集①八分利，我嫌利太大，他又要我马上还钱。你想，钱已经叫人拿去了，我能……”说着，他的眼睛红了起来。

“老人家不要难过，咱们穷人快要翻身啦！”高明锐同

① 怀漳清每十天有一次集。

刘善忠小声安慰他，他慢慢的仰起了头。

“翻什么身，这周围有姜家拓老板家……丘……团总……财主家们在……誰还能翻……背不起大利……只好卖……”

突然，門推开了，招呼他們吃飯的那個小孩子，跑了进来：

“大大，二财主家的伙子，收二月二的香紙錢^①，叫你回去哩。”

店家叹了一口气，紧皱着眉头，慢慢站起来，同客人打了一个招呼，低着头拉着小孩的手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了出去。

天渐渐的黑起来，店家的大兒子，端着麻油灯进来，将灯放在炕边上。刚走出去，隔壁的舖門“叭叭叭”的紧接着响了几声。

“噢，老五有油沒？打些点灯油。”团丁一面打門，一面喊叫着。

“有哩，你等一等。”老五边开门，边答話。

“怎么你这会兒才来打油哩？”老五問。

“我們在白菜心^②家里抽洋烟哩。”团丁說。

“还有些誰？”

“丘队长們，你想要是別人，我还給他来打油么！”

“团总回来沒？”

① 江北风俗：二月二日上山祭风雨虫神等，燒紙化香。

② 一个妓女的名字。

“沒有哩。哎，有哈德門烟給拿一盒！”

“有，五百錢一盒。”

“不管多少快拿來！”

買賣作完以後，老五把門閉上了，接連着的是急急忙忙的脚步聲，打飯館小店門前响過去。這些情景都被他們青年游擊隊員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團總不在家，他媽的就下來攔婊子了！”劉善忠自言自語地說起來。

“咱們干他一件冒險事吧！”高明鏡說着，眼睛望着劉善忠和楊秉權。

“什麼冒險事？”高文清驚訝地問，但聲音很小。

“這丘團總的弟弟，是我在師範學校的同學。兩人感情也好，對於他們的历史，我還知道一些。乘團總不在案子上，我們明天去假裝作客，進寨子去，相機繳這民團的槍，你們看怎樣？”

“那還不如就到白蔡心家，把那丘隊長的槍先提了，不更放心？”楊秉權轉過身來，提出這樣一個意見。

“不行！”劉善忠反駁道。“他們出來逛寨子，不一定帶槍。要帶的話，在那種容易出是非的地方，他一定是很謹慎的，恐怕不容易提到手。”高文清和高明鏡點了點頭，認為有道理。大家低頭抹額的沉思了起來，高明鏡也想到了，又繼續補充了他的意見：“我們白天去，又是裝着團總的朋友，團上的人一定不會提防的，我們就乘其不備，互使眼目，相機行事。”

“假如团总回来又怎么办呢？”楊秉权提出这样的問題，考虑着。

“那还能等到团总回来！”刘善忠不等高明鏡說話，就插上了嘴：“我們要去，時間頂長不能超过三四个鐘头。就在团总未回来以前，我們占主动，有把握就动手，沒把握就走。明鏡，你說怎么样？”

“对，就是这样。”說完，高明鏡轉过来問高文清和楊秉权：“你們說怎样？”

“干，是不成問題的，問題是怎样干才好。”楊秉权說。

“那些技術問題，我們都仔細想一想，当然越巧妙越好。”高文清說。

話說到这里停了下来，各自收拾着自己簡單的行李，沉思着明天的事情。

初八的早晨，天气分外清朗，他們吃点早飯，买了两盒哈德門烟，就离开小店。楊秉权因为和其他三个人的打扮完全不同，恐怕被敌人怀疑識破，按照昨晚拟定的計劃，先到距怀濟湾以南十华里的王家砭去等候。刘善忠，高明鏡和高文清三人向民团住的娘娘庙山走去，一过河，就上了坡。

“今天咱們上去，下来时是走着下来还是抬着下来呢？”高文清挤了挤眼睛，向着他們两人开玩笑。

“一定是走着下来，咱們不动手，他們也不敢随便把咱們怎么的。”高明鏡郑重其事的說。

“喔，可要沉着哪，誰也不許表现出絲毫的慌张来！”

刘善忠也搭上了一句，三个人互相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，就繼續走上去，一瞬間就到了敌人工事的前面。坐了會兒，緩了緩氣。

寨門的四周沒有警戒，門關的鉄緊。

“開門來！”高明銳走過吊橋，拍着門板喊起來。

“是誰？”停了一會兒，院里的門推開了，傳出了疑問的聲音。

“是我。”高明銳很和氣地回答。

“找誰？”

“找團總。”

“團總不在家！”里面的聲音，漸漸接近了營門。

“什麼時候能回來？”

“今天晚上不回來，明天一定回來。”

“那麼請你開開門，我們等團總回來，有要事商量。”

“你們是幾位？”

“我們三個人。”

“請等一等，我報告隊長去。”里面答話的人說着，腳步聲就漸漸遠去了。過了兩分鐘，門里腳步聲又響起來，這次是比前多了些人。里面的人沉重的推了一下大門，取了鉄鏈，寨門才拉開了，出來兩個裝束奇異的人，都托了支步槍，慌張地跨出閘來。

“先生，你們是找團總的嗎？”一個腰束土黃大圍巾的人，首先問高明銳。

“是的。”高明銳點了點頭。

“先生們和我們團總在哪里認識的？”另一个黑衣服白綁帶腰間束着滿腰轉●的接着問。

“我們在蘇軍長部下認識的。”高明鏡正說着，里面又走出一个人來，黑衣服外面套着帶本色花的青庫緞褂子，沒扣扣子，兩襟裂開，胸部露外。一個舊式的沙魚皮眼鏡盒子掉在外面，還插了一塊綠綢子向後飄動着。客人們都注視着這個剛出來的人。

“快進來，到里面坐，失敬了，沒有遠迎！”他沒等走到門口，就裂開嘴，笑着臉，打招呼。

“這位老总貴姓？”劉善忠問着，也笑開了嘴，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齒。

“敝姓丘……”

“他就是我們的隊長哩！”那人沒說下去，旁邊束黃圍巾的人，就諂媚的插着介紹了一句。

“对不起，久仰未遇，失敬。”客人們你一言我一語，很客气地和他寒暄起來。

“各位先生還很面生，願領教。”丘隊長提出後，客人們各自介紹了。他很客氣的讓着客人們走進里面去。

丘隊長領着他們，到了辦公室。敵人的辦公室和寢室就在一起，一進去就看見牆壁上挂着兩支步槍，和步槍一起，挂了子彈袋，看去有五六挂分裝在兩條袋子里，地下放了一張杏黃色的櫃子，緊鎖着鉄鎖。炕上鋪着榆林栽

● 滿腰轉，一種腰帶名號。里面可以裝鋼板和銅錢。

被毆。盤腿坐在炕上的一个穿长袍的中年人，見他們進去，就站起來，下炕同他們打招呼。

“这是张师爷，是团总的表弟。”丘队长向客人們介紹，同时又把客人們向他一一介紹。大家便上炕坐定，两个带枪的人，站在地下，递火倒茶的侍候着。

主客們喝着茶，叙述着他們和丘团总的“深厚交情”，越說丘队长們就越加相信，越加表示对客人們尊敬。两个带枪的人，也先后把所带的枪和子弹袋取下来，挂在墙上，一个个离开办公室。那队长和师爷，也象自己人似的，对客人們很随便起来。

客人們一面在說长道短的同那队长和师爷閑扯，一面就互使眼色，借出外小解，互相商議好，要利用吃午飯时，把敌人調动在一个窑洞里就下手。枪也偵察清楚了，除办公室的四支外，伙房里炕墙上还挂着两支。

不覺得就混过了有三个多小时。

“队长，飯熟啦，在哪里吃？”一个伙夫走进来問队长。

“拿上来吃。”队长简单地答复着。

“不必，我們在伙房吃吧，那里暖和，又省得弟兄們跑米跑去的。”客人們都插嘴說。伙夫便扭轉头来等候着，經過再三的讓讓，队长才采納了客人們的意見。

“好吧，那么就把手房炕上的桌子安置好，收拾干净。”队长吩咐完了，伙夫才走出去。他們吸着香烟，繼續拉話，沒有一會兒，进来一个团丁請吃飯。

到伙房时，飯已盛好在桌上，队长要讓客人們去吃，

客人們堅持着要大家一起吃，又一番讓步後，大家才圍着炕桌坐下來。幾個團丁都站在地下招呼着，一面吃飯。

客人們吃飯時，互使了眼色，沒等吃饱，就先后放下了碗。

“你們慢慢吃，我們到上房去休息休息。”高明鏡先站起來，同隊長打了招呼，接着三個人便跳下了炕。

“好，好，你們先上去……吸煙……我就來。”隊長手拿着碗，嘴里的飯，還沒來得及咽下去，斷斷續續地答復着。

客人們回到原先談話的辦公室，四支槍和子彈袋仍然靜靜的挂在牆上。窑里一個人也沒有，三個人瞪大眼睛，互相瞅着，微微的笑了笑。高文清便首先跳上了炕，摘下來一支德國造套筒槍，輕輕的拉開了槍機，緊接着壓進了一排子彈，跳下炕來，飛快地奔向伙房。

“不准動，鐵槍不打人！”他一脚踢開伙房的两扇窗門，口里喊着，把槍對准還在吃飯的團丁們。高明鏡空着手緊跟在高文清的後面，乘他瞄準喊話時，便低頭曲身沖進去，跳上了炕，直取牆上挂的那两支步槍和子彈袋。“老总……們，傷……人……不？……先生們是什麼人？”隊長師爺和團丁們，直吓的面如土色，舉着雙手哀求起來。

“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游擊隊，只要好好的繳槍，決不傷害你們的性命。”高明鏡一面摘槍，一面答復着俘虜們，把一支槍背在肩上，兩條子彈袋也束在腰間，一支槍握在手里，轉過身來又問：

“上房柜上的鑰匙，是誰管的？”

沒有一個人敢答應，他們互相觀望着。

“你們不說，就把你們一個個打死在這裡！”高明鏡緊接着又嚴厲地追逼了一句。

“在……在我……身上……”那張師爺說着，從荷包裏掏出來帶着鏈子的鑰匙，顫顫抖抖的捧在手里。高明鏡接着便跳下炕，飛奔上房去。高文清還在伙房門上監視着俘虜們。高明鏡剛進門，劉善忠已經把上房的槍和子彈袋，都收拾起來，挂在他身上向外走，同高明鏡正好碰了個滿懷，兩人打了個招呼，立刻又轉進房內，開了櫃子一看，裡面除了一些賬本和紙張外，有一尺多長的一節銀圓，二十九張票子，高明鏡將它拿出來，又跑到伙房去。

“櫃子裡的錢是誰的？”高明鏡問那一伙團丁們。

“裡面有伙夫的……三張票子……有十來塊伙……伙食錢……別的……都是前天收……收回來的公款。”張師爺急急忙忙地說。

“究竟有多少伙食錢？”高明鏡又追着問，但他們很久說不上話來，等得人性急，高明鏡換了口吻，又繼續問：“够不够十五塊？”

“不够……。”張師爺答着，但終久沒有說清楚究竟有十幾塊。高明鏡數了三張票子，十四塊銀圓，進去放在炕边上，告訴他們：“伙夫的和伙食錢我們都不要，給你們留下。”但俘虜們仍沒有一個人敢答話，只是攣着發黃的面孔看着這些不平凡的客人。

“這是四十塊錢，每人給你們五塊錢的遣散費，知道

了吧？”高明鏡又拿出四十塊銀元，放在炕邊，這樣告訴俘虜們。

“老总們拿去作路費吧！”眾人這才七嘴八舌說起來。

“听我的話！”高明鏡拉開了嗓門大喊了一聲：“朋友們，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游擊隊，給窮人辦事的，殺的是貪官污吏、劣紳土豪，絕不要窮人的一針一錢。你們也是吃不飽、沒事干、受人壓迫的，我們絕不傷害你們，你們願意同我們去當紅軍的以後再來，不願的可回家種地去，再不要替豪紳地主办事，欺壓和你們一樣的老百姓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團丁們都答應着。

“朋友們！我們就走了，咱們再見吧！”高明鏡和高文清跨出竈來，將門鎖上。三個人，歡快的走向營門外，還听得留在竈內的俘虜們咕嚕着：

“紅軍老总們真好！”

“紅軍老总們再見！”

在娘娘廟的小丘上，他們鳴槍三响，作為勝利的禮炮。

這三個青年紅軍游擊隊員，背着六支步槍，离开了怀澤灣向南而去，找到了楊秉權，他們四人先到已有良好群眾工作基礎的延川縣、清澗縣、安定縣交界地區。他們在中共陝北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下，奉命在延河以北地區開展游擊戰爭，創建革命根據地。經過了幾個階段和一些波折，同時得到了紅二十六軍積極的幫助，到一九三四年底就發展成了過去的紅二十七軍。

永平鎮的一天

1932年春天，延川縣的紅色游擊隊已經發展到五十多人了。但武器却少得可憐，只有七支步槍和一支手提機關槍，剩下的全是馬刀和紅纓槍。為了進一步擴大革命力量，從敵人那里取得武器和給養，游擊隊的黨委會決定攻打永平。

永平是個大鎮，光民團就有二十幾個，槍械也多。團丁都住在鄉約馬乘風家院后的寨子上，寨門很結實，四面都是懸崖斷壁，攻起來相當困難。但一聽說打民團，游擊隊員早樂得沉不住氣了。一個個信心很大。

夜間十二點半鐘，天是烏黑的，泊葉溝村里緊張地騾動起來了。五十多個紅色游擊隊員，把武器準備停當，游擊隊的領導人劉善忠走到隊前，向大家說：

“人到齊了沒有？”

“我們組里送信的兩個人還沒有回來。”一個體強力壯的青年農民，提著步槍向前走了一步說，說完又轉身回到行列里。

“好！”劉善忠同志接著說：“我們現在就要去打永平鎮了。在天亮以前，我們這五個組都要到達分配給自己